

晉記卷十四

列傳

蕭山郭倫撰

八臣列傳

賈充 裴秀 王沈 陳騫 石苞 荀顗

荀勗 何曾

賈充字公閭平陽襄陵人也父逵魏豫州刺史陽里亭侯充少孤居喪以孝聞襲父爵拜尚書郎累遷黃門侍郎汲郡典農中郎將爲大將軍師參軍從擊母邱儉文欽於樂嘉師疾篤還許昌畱充監諸軍事以勞增邑三百五十戶師薨弟昭代爲大將軍充爲司

馬轉右長史。大將軍新執朝權。充請遣參佐慰勞。四
征陰察其向背。使充於淮南託謀伐吳。與諸葛誕論
說時事。因謂誕曰。天下皆願禪代。君以爲何如。誕厲
聲曰。卿非賈豫州子乎。世受魏恩。豈可以社稷輸人。
若洛陽有難。吾當死之。充默然。及還以告。曰。今徵之
反速而事小。不徵事遲而禍大。乃徵誕爲司空。而誕
果起兵。復從擊誕。城陷。昭登壘。勞充先歸洛陽。使充
統後事。進爵宣陽鄉侯。增邑千戶。遷廷尉。轉中護軍。
魏主髦討昭。充率衆拒戰於南關下。衆將北。騎督成
倖弟濟呼充曰。事急矣。當如何。充曰。公養汝曹。正爲

今日焉避天子。濟遂抽戈弑魏帝於車中。元帝卽位。進充安陽鄉侯。增邑千二百戶。統城外諸軍。加散騎常侍。鍾會之反於蜀也。假充節。以本官都督關中。隴右諸軍事。西據漢中。未至而會誅。乃還。時軍國多事。充有刀筆才能。觀察上旨。與裴秀王沈荀勗等共參機密。任腹心。尋使充定法律。假金章。賜甲第一區。五等初建。封臨沂侯。爲晉元勳。祿賜常優於羣官。初文帝以景帝恢宏王業。舞陽侯攸嗣景帝。欲立爲世子。充不可及。文帝寢疾。世祖請問後事。文帝曰。知汝者賈公閭也。世祖襲王。拜晉國衛將軍。儀同三司。給事。

中改封臨潁侯。世祖受魏禪，充以建明大命，轉車騎將軍，散騎常侍，尚書僕射，更封魯郡公。母柳氏爲魯國太夫人。班充所定新律於天下，詔曰：昔蕭何以定律受封，叔孫通以制儀爲奉常，賜金五百斤。弟子皆爲郎，夫立功立事，古之所重。自太傅車騎以下，皆加祿賞。其詳依古典。於是賜充子弟一人關內侯，絹五百匹。固讓不許。代裴秀爲尚書令，賜絹七百匹。以母憂去職。帝以東南有事，遣典軍將軍楊囂宣諭使六旬起視事，充爲政褒貶在己，然務農節用，并官省職，頗好進士，所薦達必始終經緯之。或有背充以要權。

貴者。充皆陽以素意待之。而諂媚取容。威權日盛。侍中。任愷。中書令庾純等疾之。而未有以閒也。泰始七年。涼州胡叛。帝憂之。愷因說帝請充鎮關中。乃拜充使持節。都督秦涼二州諸軍事。假羽葆鼓吹。給第一駙馬。充以爲失職。深銜任愷。而計無所出。將之鎮。百僚餞於夕陽亭。荀勗私焉。充以情告。勗曰。公國之宰輔。而爲一夫所制。不亦鄙乎。然是行也。辭之實難。獨有結婚太子。則不頓駕而自畱矣。充曰。是則然矣。孰能達之。對曰。勗之任也。俄而侍宴。論太子婚姻事。勗因言。充女才質令淑。而元后及荀顗亦竝稱充女賢。

帝納之。當是時，京師大雪，平地二尺，軍不得發。既而皇儲當婚，遂不西行。詔充居本位，尋遷司空、侍中，尚書令，領兵如故。咸寧二年，帝寢疾，充及齊王攸、荀勗參醫藥，疾瘳，賜絹各五百匹。帝初疾篤，朝臣屬意於攸。河南尹夏侯和謂充曰：「公兩女壻，親疎等耳。立人當立德。」充不答。帝後聞之，徙和、光祿勳，罷充領兵，轉太尉，行太子太保，錄尚書事。三年，日食三朝，充請遜位，不許。更以沛國之公邱益其封。帝寵幸愈隆，羣臣咸側目焉。五年冬，諸將伐吳，詔充假黃鉞，大都督，總統六師，給羽葆鼓吹，緹幢，兵萬人，騎二千人，置左右。

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增參軍騎司馬各十人帳下司馬二十人大車官騎各三十人充慮大功不捷表請息兵詔曰君不行吾當自出充不得已受節鉞將中軍爲諸軍節度以冠軍將軍楊濟爲副南屯襄陽吳江陵諸守皆降充徙屯項王濬已尅武昌充猶遣使表吳未可悉定方夏江淮下溼疾疫必起宜詔諸軍爲後圖雖腰斬張華不足以謝天下中書監荀勗奏宜如充表帝弗聽杜預聞充有奏馳表固爭使及至輟轅而孫皓降矣充本無南伐之謀及師出而吳平大慙議欲請罪帝聞充當詣闕豫幸東堂待充罷節

鉞僚佐仍假鼓吹麾幢使侍中程咸犒勞賜充帛八千匹增邑八千戶分封從孫暢新城亭侯蓋安陽亭侯弟陽里亭侯混從孫關內侯衆各增戶邑充與羣臣上告成禮有司請具其事帝謙讓不許太康三年充疾篤上印綬遜位帝遣侍臣諭旨問疾殿中太醫致湯藥賜牀帳錢帛自皇太子宗室躬省起居四月薨年六十六帝爲之慟使使持節太常奉策追贈太宰加衮冕之服綠綬綬御劍賜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大鴻臚護喪事假節鉞前後部羽葆鼓吹緹麾大路轡路輜輶車帳下司馬大車椎斧文衣虎賁

輕車介士葬禮依漢霍光及安平獻王故事與石苞
裴秀等爲王功配享廟廷諡曰武追諡充子黎民爲
魯殤公充夫人廣成君郭槐性妒忌初黎民三歲乳
媼抱之當閤黎民見充入喜笑充就而撫之槐望見
謂充私乳母鞭殺之黎民戀念發病而死後又生男
過朞充復就乳媼撫之槐又疑而殺之兒亦思慕而
死充遂無嗣及薨槐欲以外孫韓謚爲黎民後奉充
祀郎中令韓咸中尉曹軫諫曰禮大宗無後以小宗
支子後之無異姓爲後之文無令先公懷腆后土槐
不從咸等上書求改立嗣事寢不報槐乃表陳是充

遺意。帝遂詔以謚爲魯公世孫嗣國。自非功如太宰。始封無後如太宰。所取必以已自出。不如太宰。皆不得以爲比。初下禮官議謚。博士秦秀請謚曰荒。議見秀傳。帝詔使更議。博士段暢建議謚武焉。自充薨及葬。賻賜凡二千萬。惠帝卽位。賈后加充廟六佾之樂。母郭槐爲宜城君。郭氏亡。謚之曰宣。特加殊禮。時人譏之。而莫敢言者。初充娶李豐女。生二女。荃濬。豐誅李氏。坐流徙。繼娶陽城太守郭配女。廣城君也。晉初李以大赦得還。武帝特詔充置左右夫人。充母亦勅迎李氏。郭槐怒。充答詔。託不敢當兩夫人盛禮。實畏

槐也。而荃爲齊王妃。欲充還母。充乃爲李築室。永年里而不往來。荃濬每號泣請充一往。充竟不往。充之當鎮關右也。公卿供帳祖道。荃濬懼充遂去。排幘出坐中。叩頭流血。向充及羣僚陳母。應還衆以荃王妃皆驚起而散。充甚愧愕。遣黃門將宮人扶去。荃恚憤而卒。充母柳夫人知古今重節義。竟不知充與成濟事。以濟弑君數追罵之。侍者聞之無不竊笑。將亡。充請所欲言。柳夫人曰。吾教迓李新婦。爾弗聽。安問他事耶。遂無言。充弟混歷鎮軍將軍。封永平侯。從子彝遵俱爲黃門郎。遵弟模最知名。模字思範。爲人深

沈有知數。充年衰疾劇。恆憂已諡。傳模曰。是非久自見。不可掩也。起家邵陵令。歷車騎司馬。預誅楊駿。封平陽鄉侯。賈后干政。欲委任親黨。拜模散騎常侍。二日擢爲侍中。模志在匡弼。與張華。裴頠。同心輔政。雖執權勢。而形欲遠之。每啓奏。賈后事入。輒取急託疾。至於素所嫌怨。亦多所中陷。后性兇悍。模盡言爲陳禍福。后疑模毀已。委任遂衰。模不得志。以憂卒。追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子遊嗣。
韓謐。字長深。其母賈午。充之少女也。父壽。南陽堵陽人。魏司徒暨曾孫。美丰姿。善容止。賈充辟爲掾。充讌

賓僚午輒於青瑱中窺之。見壽而悅焉。遂通於壽。西域貢奇香。著人經月不絕。帝甚貴之。惟賜充及大司馬陳騫。午密以遺壽。充寮屬與壽燕處。聞其芬馥。稱之於充。自是充始知午與壽私。祕之以午妻壽。壽官至散騎常侍。河南尹。元康初卒。贈驃騎將軍。謚旣爲充嗣。又賈后專恣。負驕寵。室宇服器奢侈踰度。歌童舞女。選極天下。好爲當世名。開閣延賓。海內輻湊。貴游豪戚浮競之徒。莫不盡禮事之。渤海石崇。歐陽建。滎陽潘岳。吳國陸機。陸雲。蘭陵繆徵。京兆杜斌。摯虞。琅邪諸葛詮。宏農王粹。襄城杜育。南陽鄒捷。齊國左。

思清河崔基沛國劉瓌汝南和郁周恢安平索秀潁川陳畛太原郭彰高陽許猛彭城劉訥中山劉興劉琨皆能文章唱和傳會號曰二十四友謚歷位散騎常侍後軍將軍廣城君薨去職喪未終起爲祕書監掌國史先是朝廷議立晉書限斷中書監荀勗謂宜以魏正始起年著作郎王瓚欲引嘉平已下朝臣盡入晉史依違未決惠帝之立更使議之謚上議請從泰始爲斷於是事下三府司徒王戎司空張華領軍將軍王衍侍中樂廣黃門侍郎嵇紹國子博士謝衡皆從謚議尋轉侍中領祕書監謚旣親貴權過人主

嘗從帝幸宣武觀校獵。諷尚書於會中召謚受拜。至
鎖繫黃門侍郎數入二宮。與太子游處。嘗與太子弈
碁爭道。成都王穎在坐。正色曰。皇太子國之儲君。賈
謚何得無禮。謚懼。告於賈后。出穎爲平北將軍。鎮鄴。
太子意不悅謚。謚患之。而其家數有妖異。謚甚懼。及
遷侍中。專掌禁門。與賈后謀陷太子。趙王倫廢后。以
詔召謚於殿前。將戮之。走入西鐘下。呼曰。皇后救我。
乃就斬之。謚母賈午亦伏誅。倫敗。朝廷議立充後。始
以充從孫散騎侍郎衆爲嗣。衆陽狂自免。以子禿後
充封魯公。病死。永興中。立充從曾孫湛爲魯公。奉充

祀遭亂而死國除初泰始中人爲充等謠曰賈裴王
亂紀綱王裴賈濟天下言亡魏而成晉也
凡人之情生則重富貴死則重名義二者固不可得
兼也公閭翼晉王業至冒不韙之名而不顧迨年衰
疾劇憂已諡傳是非之心未嘗不明也旣已熏心富
貴矣而又欲免天下後世之責得乎郭槐不知大義
蹈莒人滅鄆之譏特書韓謚所以絕之於賈也

裴秀字季彥河東聞喜人也祖茂漢尚書令父潛魏
尚書令秀少好學八歲能屬文叔父徽有盛名賓客
甚衆秀年十歲有詣徽者必出過秀秀母賤嫡母宣

氏常使進饌於客。客見而起。秀母曰：「微賤如此，應爲我兒耳。」宣氏知之，遂止。度遼將軍母邱儉薦秀於曹爽。爽辟爲掾。襲父爵清陽亭侯，遷黃門侍郎。爽誅，以故吏免。頃之，爲廷尉正。歷晉文王、安東司馬，遷散騎常侍。文王擊諸葛誕，預參謀略。誕平，轉尙書，進封魯陽鄉侯，增邑千戶。魏元帝卽位，進爵縣侯，增邑七百戶。遷尙書僕射。魏咸熙初，釐革憲司。荀顗定禮儀，賈充正法律，而秀改官制。秀議五等之爵，自騎督已上六百餘人，皆封。於是秀封濟川侯，地方六十里，邑千四百戶。以高苑縣濟川墟爲侯國。初，文王未定嗣，屬